音樂會

「何至於，如此簡單的道理！」她說。

整理電腦文件的檔兒，我一直隨背景音樂哼唱。無論怎樣的旋律，一旦在耳邊迴盪三百次，人便很難不哼唱。與喜不喜歡沒關係，只是習慣而已。

讓我覺得悲哀的是，至今我也聽不懂她的極慢美學。儘管微不足道、影響力不值一提，但我本人怕也是令她不得不活在保險公司的一分子。如果我相信她的演奏，認爲她的演奏有價值，最少可以當她的贊助人或者經理人什麼的。

她明知我不是例外，卻仍對我說那番話，而且說的時候無怨無恨，僅僅是作爲一種洞察去陳述，想到這裏我就對她肅然起敬。她令我想起中世紀的女騎士，一切廉價之物都禁足於雷池半步，包括同情。

「希望我的客戶當中有誰能讓你更快儲夠錢。」我說。「這公司的保險要是賣得出去，我早就做富婆了。」

處理好電腦資料後，按計劃去樓下超級市場借紙箱。一直爲我的午餐嘟機的姐姐什麼也沒問，僅在交紙箱給我時輕輕說一句「加油」。對她來說借紙箱就是這回事，也確實是這回事。

返回辦公室收拾雜物。女同事的坐位雜物放了一堆，僅是顯示器上就逼逼仄仄站了一套十八個古典音樂家扭蛋模型（沒有 Isaac Albéniz），收拾起來大概非常麻煩。幸而我什麼也沒有，頂多也就別人旅行回來送的鎖匙圈、磁石貼，兩三本閒書，之類。

「會來？」她問。「什麼？」「我的音樂會，當我儲夠錢的時候。」說這話時她沒看我，看我右邊的廢紙簍。而且聲音很小。「有時，我怕沒人來。」「如果你願意的話，也會買唱片。限量Box set珍藏版。」

她笑起來。「有濕身泳衣照那種。」「濕身泳衣照，作爲他人認爲有價值的事。」

她湊到我面前，用兩條腿夾我的膝蓋。她喜歡這樣，我們是同事的日子，她經常這樣。「會來？」她問。「會呀。」我說。「來我家吃飯。想要感謝你的，就各種事情而言。」

（說故事的人之十）

片尾曲
克　洋
fb.me/hakyeung2018
逢周四、日見報

中年人的「裸辭」

我有一位朋友，從事專業工作，在畢業和取得資格證明之後，一直在前線工作，努力不懈，也跟不少工作了十年左右的專業人士一樣，他晉升爲機構的中層管理人員，領導一個前線辦公室，同時，執行上層給予的指令。

我這位朋友三十多歲了，結了婚，有一對可愛的子女，姊姊剛上幼稚園高班，早幾年帶着房貸置業，日常出入開着日本製七人車。聽起來，就是一個典型的中產家庭，小康之家。前幾天，我跟他見面，他說：「我裸辭了」。

我不知道什麼是「裸辭」，於是上網查了查，原來是指在未找到工作之前就辭職。有人說這代表「去意已決，不考慮後路，是勇氣的表現」，也有人說這代表了年輕人的衝動，而且不負責任。我認識了這位朋友很多年，他一向穩重而不衝動，對家人、工作、朋友負責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並不年輕。

裸辭，不是年輕人的專利。當然，年輕人在尋找自己方向的過程中裸辭，我們比較容易明白，中年人在得到穩定生活（與收入）之後，突然裸辭，卻令不少人費解。而我的朋友說得很好：「不解的人，只是誤以爲中年人不用再尋找方向而已」。然而，走在筆直大路上的人，要突然轉向，開闢新路，難道不怕失敗嗎？

這讓我想起在三十歲過後才憑《哈利波特》小說系列獲得成功的J・K・羅琳的一句話，她說：「要活着卻又不失敗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你活得格外小心謹慎，但這樣根本無法好好生活，反而可以說是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了。」

人到中年，事業高不成低不就，失去了人生動力的人不少，但願意放棄現狀，尋找新出路的人卻不多。原因很簡單，就是害怕失敗。害怕是必然的，但在害怕之中，我們需要的就是夥伴的支持。

作爲朋友，我當然支持他的決定，但他的賢內助呢？我的朋友說：「我太太很尊重我的選擇，也很支持我，她說，只要我裸辭之後，沒有減家用，那就沒問題了。」

普通讀者
米　哈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絕妙「好」辭

說話是一門藝術，好的口才可以化險爲夷，令黑與白和諧如太極。知名的例子出自《世說新語》。鍾繇的兩位公子聲名遠播，魏文帝曹丕聽說後傳召。大公子鍾毓在大殿上滿臉冒汗。曹丕問他原因，鍾毓回答：「戰戰惶惶，汗出如漿。」出於對皇帝的敬畏，所以才緊張得出汗。

鍾毓很巧妙地爲自己解了圍，又給足了皇帝面子，不過卻陷弟弟鍾會於不利。因爲鍾會一點汗沒出。若按鍾毓的邏輯，沒有出汗豈不是大不敬，不把皇帝放在眼裏。但鍾會回答得同樣巧妙：「戰戰栗栗，汗不敢出。」表面意思與大哥截然相反，但卻殊途同歸，又合情合理。曹丕聽了很受用。兩相比較，鍾會的逆轉手段，較之大哥更勝一籌。

詩詞裏也有類似情況。李白放達豪邁，杜甫就難免有些窘蹙困頓。說起愁來，謫仙人劈空甩出「白髮三千丈，緣愁似個長」，幾乎要席捲六合八荒。而少陵野老則摳摳縮縮地擠出一句「白頭搔更短，渾欲不勝簪」，每每讀到這句腦海中就浮現出插草標賣雞的范進。一長一短，都把愁寫得淋漓盡致。面臨中年謝頂危機的杜甫，其愁的深度與高度，絲毫不遜於依舊長髮及腰的李白呢。

前面這一熱一冷、一長一短，還都是出自不同人之口。還有高手，一人能夠左右逢源。馮夢龍《智囊全集》裏有個故事。某省布政使、按察使兩位大員一起飲酒，一小吏陪侍在旁。席間，按察使感慨自己開枝散葉成績欠佳，只有一個兒子，未免太少了。小吏開解道：「子好不須多。」

不料布政使卻是個連連弄璋的人，於是反問小吏：「我多子，汝又何云？」這無疑是拋出了個難題：既然奉承了兒子少的，無形中等於貶低了兒子多的。但小吏脫口而答：「子好不愁多。」兩位上司大爲稱賞。小吏只變換了一個字便四兩撥千斤，子少也是好事，子多也是好事。眞是絕妙「好」辭。

瓜園
蓬　山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
逢周四、六、日見報

普

本周，拾字君想跟大家說說「普」字。《說文解字》中說：「普，日無色也。」徐鍇註解到：「日無光，則近遠皆同。」從「遠近皆同」，「普」字逐漸引申出「科普」一詞中的「普遍推廣」之意。

拾字君剛剛看完《小島經濟學》，一本經濟學的入門科普。作者用一個島、三個人，徒手捕魚養活自己作爲開端，由淺入深，講述了經濟發展、儲蓄、貸款、通貨膨脹、通貨緊縮、貿易戰爭等等一系列經濟現象。

現代社會，各個學科的垂直領域越來越深，各學科最前沿的發展自然已經不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領域，連學科整體的概況，都已經不是門外漢可以看得懂的。所以「科普」越來越受到廣泛的歡迎，此前大火的《量子物理史話：上帝擲骰子嗎？》就是一例。

深入淺出，是一種能力。其難度，就好像爲一位小學三年級的小朋友講解數學題，成人們總是有很多種方法找到答案，但這些方法所用到的定理、公式往往是小朋友沒有學過的。如何用他們掌握的技巧解題，往往難倒很多人。科普讀物也是一樣，作者要爲避免使用學科內「不言自明」的一些公理、定律，假想自己是一個對該領域完全沒有了解的人，再用「大白話」解釋其中的道理。

科普讀物固然好看，但「將複雜的東西說簡單」必然伴隨着大量內容的省略。現代社會中，對於一門學科來說，只掌握粗略是不足夠的。比如開頭提到的《小島經濟學》，「經濟盲」拾字君讀完覺得很有道理，網上一搜發現其實有很多爭議，指其偏重某個經濟學派突出其特點，無視其不足等。科普，只能用淺顯有趣的論述，將讀者「帶進門」，而眞正求深求精，就不是一本小書就可以搞定的了。

字裏人間
拾字君
逢周日見報

我爲什麼愛住新房子

似乎是才知道，房子比人壽命長。這段時間我身體多病，年齡也過了五十歲。過了五十歲後，身體開始出現一些疾病，比如我愛犯困，是腦供血不足。到夏天我還不能穿裙子，我的腿，主要是膝關節怕涼。以前從來不過敏，那天吃海鮮過敏了。都沒往過敏上想，一直懷疑甚至認定是蚊子或其他小蟲咬的。因發病是半夜，胳臂癢，未開燈，撓撓就又睡了。天亮見一串紅包，宛如一個什麼星宿，斜卧在左臂裏側。塗消炎藥不見好，三天後，終於懷疑是海鮮過敏。我的身體，已經不那麼堅固了。過敏，就像房子舊了漏雨，雖然我從來不「漏雨」，但是那天晚上我「漏雨」了。我有了漏洞，雨漏進來了，風也吹進來了。嚴實、密不透風的好日子過去了。以後我要不停地堵自己的漏洞，並在風雨交加的晚上，害怕起來。

我弄到了一塊地，要蓋房子。去年我這樣想，今年五月，已經把房子蓋起來了。我蓋了個新房子。新的磚、新的瓦、新的鋼筋水泥。這個新房子不會漏雨，颳風下雨，新房子巋然不動。

這個院子原來是有房子的，但那房子太老了，漏雨，東山牆不用細看已是歪斜的了。我在這個老房子裏住了一年，下雨要在屋裏準備好塑料盆。房子老態龍鐘，晴天裏陽光也進不來多少。我在這樣的房子裏住了一年，身體越來越不好了。我新添了幾個病：心率偶發失常、醒後手麻。有時左手麻，有時右手。我現在這樣的身體，不能住這樣的老房子了，得住新房子，新房子陽光充足，坐在裏面，吸收一些陽氣，病可能就好了。

舊房子我沒拆，新房子蓋在院子的西側，西廂房。老房子是個老人，得贍養。他坐在正位上，坐北朝南。整日曬着太陽，怎麼曬，也曬不熱了。

格外
格　致
jilinzhaoyanping@163.com
逢周日見報

梵高邂逅李清照

我問一個朋友：對吳冠中的畫最深的印象是什麼？他只說了三個字：點和線。吳先生百年誕辰之際，中國美術館近日展出他捐贈的近六十幅畫作，讓我充分領略了點和線之美。

就像著名的《春風又綠江南岸》，紅、黃、綠、粉、黑，各種顏色，大大小小，信手亂點在自由飛舞的萬千柔枝中間。整個畫面密密匝匝，卻絲毫不混亂。還有《留的殘荷荷聽雨聲》，同樣是最古典的中國文學意境，也僅用了不同比例的黑色線條和點塊就淋漓盡致地呈現出來。極度抽象，而又讓人覺得極度形象，蓋因爲對美作了高度的提煉。

而有的畫，卻是極簡主義的。《橫空》的畫面，只有寬的窄的、濃的淡的三條線，其餘全是空白，但沒有一寸讓人覺得是空洞的。那空白裏，彷彿有水在流淌，有風在呼嘯，有萬類霜天，有宇宙洪荒，是凝結而又超越了「本來無一物」的感受。不吝嗇於大片的重複和大塊的留白，普通的畫匠這麼做，往往會顯得呆滯或流於浮誇輕率，但是吳冠中畫中游弋的靈動，讓人不得不讚嘆：這就是天才。

吳先生在一幅畫的旁白中寫道「十年一覺方莊夢」，方莊是他在北京的居所。這令我感到分外親切。在巴黎時，我常常前往吳先生學藝的蒙馬特，回北京後也住在方莊附近。中西合璧的積澱，讓吳冠中能用梵高式的濃烈渲染出「秋雨梧桐落葉時」的哀婉，也可用莫奈的筆法，來點綴「蓮葉何田田」的靜美。

那幅耀眼的《秋無限》，金黃的梧桐樹如泣如怒亦如訴，也是東西方藝術之水共同澆灌才發出的光華。「梵高豈能邂逅李清照，但烈性與柔情，兩個幽靈卻都在我的同一畫幅中穿梭，飄去，讀了李清照詞和梵高向日葵，見了我所繪梧桐，或有所思。」就是吳冠中的感悟。

花世
步　美
henrydine7473@gmail.com
逢周日見報

復聯4：抬首已是終點

鉛字肖像
楊　騏
逢周一、日見報

第二次走入影院去看《復仇者聯盟4：終局之戰》，悸動的情緒已然平復了許多，但不幸的是，一旦恢復思考能力，再去看這部電影，不免要大失所望。

《終局之戰》最叫人疑惑的是人設上的崩塌。這點在大反派薩諾斯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。

在《復仇者聯盟3：無限戰爭》中的薩諾斯，一反漫威電影常被詬病的「反派太弱」的情況，這個仿若「殉道者」一般的大反派令人眼前一亮。薩諾斯的存在，也是很多人爲《無限戰爭》高聲叫好的最重要的原因。

將大反派薩諾斯提升到最核心的位置，是《無限戰爭》最獨具匠心的地方。薩諾斯在尋找「無限寶石」的過程中，與各路超級英雄遭遇，並且逼迫這些超級英雄們做出二選一的選擇——是該保全重要之人的性命，還是該守護「無限寶石」免遭薩諾斯毒手？整部《無限戰爭》就是由這一次次「二選一」而輾轉推進的。

洛基要在哥哥托爾和空間寶石之間做出選擇，星爵要在愛人卡魔拉和現實寶石之間做出選擇，卡魔拉要在妹妹獵布拉和靈魂寶石之間做出選擇，猩紅女巫要在幻視和心靈寶石之間做出選擇……

而在所有人的答卷中，唯有薩諾斯沒有放棄「無限寶石」這一選項，即便需要犧牲他視如己出的女兒卡魔拉，他也要朝着實現「消滅半數的生命，以保障宇宙的平衡」的目標堅定地前進下去。最終，宇宙如薩諾斯所願，達成了他理想中的「平衡」，即使這是在犧牲了「最重要之人」的廢墟上達成的，他也毫無悔意。爲了做出「正確」的判斷，薩諾斯爲之獻祭了一切，包括他自身。

但這個視理想和信念爲一切，除此以外甚至連自己也漠不關心的「殉道者」，到了《復聯4：終局之戰》中，竟搖身變作了一個享受殺戮的庸常的魔頭，還揚言道「我會享受屠戮地球的快感」，很難想像這樣的台詞居然是出自薩諾斯之口。《無限戰爭》中，當薩諾斯說出「I am INEVITABLE」時，懷揣的是向理想奉獻一切的謙卑，但他再度於《終局之戰》說出「I am INEVITABLE」時，僅剩下不可救藥的傲慢自大。這番自毀人設的改動，不僅讓反派的格調掉了個精光，也讓《無限戰爭》好不容易搭建起的境界砸了個徹底。

（三）

品牌

現代社會有所謂「品牌」這種東西，在農業社會，商品流通不廣，品牌的重要性相對不高。

品牌是一種商品的聲譽，品牌好，等於這商品取得流通的優勢。人人熟悉的品牌，消費者對它有信心，不必它自己大吹大擂，消費者自然情有獨鍾。

因此，現代的商品都有品牌的價值，有的動輒十億百億的天文數字，就是說，光是它那個商品的名字，就已經價值不菲。

但品牌的價值又不是永恆的，它是浮動的。今日品牌價值不高，不等於它永遠不高，今日高的，也不等於永遠高。

所以明智的商人，都會以捍衛自己的品牌價值爲第一要務，因爲品牌一旦降價，要讓它再升起來，就沒有那麼容易了。說到底，把你的出產品做好，不是一件好，是件件都好，不但好，而且盡可能價錢公道，總之從生產到銷售個個環節都令人舒服有信心，那品牌的價值就自然建立起來，不必自吹自擂。

其實做人也一樣，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品牌價值。你這個人做人如何，學識如何，工作如何，人人都有眼看到，在你的人際關係網裏，你以自己的品牌行走江湖。你也不用自吹自擂，你把自己做好，你的品牌自然有高價值。

經營自己和經營自己的名聲，兩者有天淵之別，前者爲實，後者爲虛。

飲茶集
斯　人
逢周日見報

母親與母親節

今天是母親節，筆者祝各位酒友及家人母親節快樂，闔家團圓美滿。在此時，我亦不禁想起已經過世母親的點滴往事。

母親叫李永安，是深圳觀瀾人，上世紀五十年代她和爸爸都是深圳公社的工人，參加了華僑大廈的建設從而認識並結婚。六〇年國內經濟困難，爸爸先到港打工謀生，兩年後母親亦到達香港。聽母親說，她們早期只租住了油麻地的「上下格床」，生活十分困難。後來，母親投靠了在上水石湖墟開表舖的姨母而搬到上水居住，而我出生的地方就是一間豬欄改建的木屋。母親爲幫補家計便接一些計件的手工。一盞昏黃的電燈下，我負責釘好藤籃的架讓她將一條條的藤織上。那一幕的畫面我至今仍然歷歷在目。

到我年紀稍長時，媽媽到屯門的酒樓作洗碗工。工作雖然辛勞，但是她會在發薪水後買東西給我們。我仍然記得第一對球鞋是她買給我的，那時的喜悅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會明白。我知道她要花許多天辛勤的洗碗工作才可以買一對球鞋給我。上大學時，爸媽都十分高興。然而，學費及住宿費便成爲家裏的難題。媽媽辛苦地湊夠三千元給我交了學費，之後我便要靠半工讀去完成學業。我並沒有怪責父母親，只知道那三千元是他們的所有，亦是對我最大的愛。

到我出來工作後，母親大概享受了十多年的清福。然而，病魔很快臨到可憐的她頭上。乙肝加上糖尿病，她的肝硬化不知不覺地發生，到發現時已經是晚期。我曾經到廣州中山大學尋求換肝的可能，然而母親的身體已經太虛弱而作罷。二〇〇二年的平安夜當天，她在東區醫院進行了名叫「Tip Pass」的微創手術。手術好像成功，母親手術後還和我們有講有笑。未想到，她翌日便陷入肝昏迷。二〇〇三年三月，她在「沙士」的前夕過身，享年只有六十歲。母親在世的時間好像不長，而且苦日子比好日子長。然而，我知道她十分享受和我們兄弟妹在一起的時光。媽媽，母親節快樂！

酒看人生
羅富齊
rothschild388@gmail.com
逢周六、日見報